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　棻

謄録監生臣官懋斌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辯義卷十二

明　卓爾康　撰

僖公四

己丑○襄王二十年

二十有八年○晉文四齊昭公潘元年衛成三蔡莊十四鄭文四十一曹共二十一陳穆十六卒杞桓五宋成五秦穆二十八楚成四十

春晉侯侵曹

晉侯伐衛

左傳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趙子嘗曰侵曹伐衛討其附楚也杜元凱曰再舉晉侯曹衛兩來告也孫明復曰曹衛楚與國也晉侯將救宋故侵曹伐衛不言遂者非繼事也侵曹既反而後伐衛也李堯俞曰遂者因近適遠之辭曹遠衛近不得以為繼事而言遂也

黄正憲氏曰按是時中國諸侯俱已事楚獨宋尚存為中華屏障而今且受圍晉所恃以協力排楚者齊秦兩大國而兩國之師又未能即至若遽擊四國以攻楚則楚鋒甚鋭如肉投餒虎與宋俱斃耳若必待齊秦至則宋圍方急旦夕且下將奈之何于是出一偏師先分一支令將領統師潛掠曹境以揺四國之心親自統重兵整師徐進聲言伐衛以致楚顧之救即未敢與楚交鋒而聲勢遥懸彼此角立則楚人必

欲救衛未暇攻宋及楚救衛晉又不與戰而入曹不過使楚人兩地奔馳寛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也兵家之詭道如此

左傳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悦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左傳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于晉殺子叢以説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

晉侯起兵魯且慚且懼終從楚則不敢改從晉則不信于是拼公子買一死以解之謂楚人曰買不卒戍隷也不力故刺之可以辭楚然因是而釋戍可以悅晉魯爲計巧而心亦苦矣

内殺大夫皆書刺用周禮三刺之法訊群吏訊萬民示以不枉濫也

楚人救衛

晉侯伐衛僅率孤軍楚謂其易與也其大衆尚背鄭

而舍而聊遣一旅救之晉正欲楚如此當時特以齊秦之兵未至故不與交鋒爾

吳氏曰蓋楚人分圍宋之兵以救衛也狐偃已先料其必然矣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傳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絶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

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書晉侯為入曹也既言晉侯入曹故不可復言晉人執曹伯非以伯討許之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左傳子玉使伯棼請戰王怒少與之師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先軫

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説曹衛告絶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子玉使鬬勃請戰己巳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及楚人戰者與救衛之師戰也楚之強甚于齊桓之時晉文公一戰勝楚終文以及襄之世楚人不敢復

窺中國者十五年則功莫盛于此矣宋公齊國歸父秦小子慭既次城濮以師屬晉不與戰也書宋師從齊秦例也陳蔡屬右師失位故賤而不書且楚為主不書陳蔡可也楚子稱人楚當僖公之時未純稱子漸進之也熊氏言子玉得臣未命之卿非也楚于是稱人足矣一二波臣安計其命與未命乎

永嘉呂氏曰齊桓之楚雖曰猾夏攻蔡伐鄭特近楚之國受禍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爭先故齊桓猶可

徐為之謀晉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爭戰于泓而中國不能與之敵魯至于乞師而成穀逼齊四國與之合兵而圍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蠻荊之極盛也故晉文不得不速與之戰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已也蓋桓公所為將以服强楚之心晉文之舉所以挫强楚之勢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于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規模

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較此正也晉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服二國以攜楚又拘子玉之使以怒楚三舍避之示怯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故齊桓圖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役會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屢盟屢會而後有葵丘之盛若文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圍許盟踐土會溫兩致天王執曹衛之君而後復之凡霸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齊桓猶有近正之意

若晉文則太譎矣齊桓猶有近厚之心若晉文則太迫矣

張洽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即滅弦誘鄭終桓公之霸楚為患而不能致文公欲霸天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霸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霸業定

黄正憲氏曰晉文圖伯必先定計當楚未圍宋之前已遣使往約兩國起兵来會預知定期矣故去冬一

聞楚人圍宋春即出一偏師侵曹伐衛及楚子救衛
遂移師入曹凡此不惟攻楚必救與解宋圍實以疑
兵搖楚使奔救不暇延緩時日以待齊秦之至耳不
然齊桓之時楚氛不甚猖獗尚會八國之師方敢次
陘今楚頽威勢十倍昔時乃敢以孤軍深入以當五
國之銳哉及宋圍既解齊秦已至宜可逞于一決矣
猶不敢輕動以取敗自丙午以迄己巳二十四日遲
疑熟慮虜已在吾目中于是整師徐行次于城濮與

楚營對壘楚將子玉輕謀躁進遂出奇以大敗之豈不莫無遺筞以萬全取勝者哉説者藉口于孔子正譎之斷遂交口訾其為譎此不惟不識晉楚之時勢亦昧于兵家制勝之道矣

鍾伯敬曰晉文公城濮之戰其謀舅犯始之先軫中之又終之總以善用曹衛為主曹衛楚之與國楚之有曹衛猶晉之有宋也楚伐宋晉不救宋而執曹伯分曹衛之田畀宋以累楚人之心而宋之圍自解及

楚人請復衛侯而封曹乃私許復曹衛以攜之曹衛告絕于楚曹衛告絕于楚而晉又有曹衛曹衛之形反化為宋曹衛之形化為宋而楚孤楚孤而晉之勝楚不待戰而決矣其顛倒不測之妙能使我之伐曹衛者救曹衛而楚之庇曹衛者反以失曹衛用與國用敵國又用敵國之與國還以困敵國其繩索收放皆在我而不在人譎則譎矣然而不可謂不奇也

城濮曹衛界上地

楚殺其大夫得臣

書楚大夫足矣楚君尚未純稱子得臣之去氏與否尚未計也王樵氏曰昔屈瑕伐羅而敗群帥囚于冶父而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殽之役秦大夫及左右請殺孟明秦伯曰孤之過也二君之賢可以為殺得臣之斷矣得臣自殺而以國殺為文者何楚子之意也

郝仲輿曰得臣令尹子玉也城濮之役楚子欲退令

尹主戰而敗楚子誅之説者曰晉再勝楚再敗非也

禮謀人軍師敗則死之城濮敗而誅子玉泜水退而

誅子上鄢陵戰而誅子反屬國叛而誅子辛是乃楚

所以振耳

楚始書大夫

衛侯出奔楚

經載衛侯奔楚在此時而傳載在三月之前乃奔襄

牛也令自襄牛奔于楚耳衛侯不名位實未絶是時

方奉叔武國無二君也歸則復名叔武立不可無辯矣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左傳甲午至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五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鄭伯傅王己酉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晉侯從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出

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于王庭

胡傳踐土之㑹天王下勞晉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于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也與其名存實亾猶愈于名實俱亾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削而不書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也晉侯以臣召君則書天王狩于

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謂臣道也子道也
杜氏曰王子虎臨盟不同歃故不書衛叔武攝位受
盟從未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序鄭伯之下晉始伯故
序齊宋之上齊先宋伯者以強弱升降也莒故附魯
即楚邾附宋伐齊魯宋服遂懼而請盟也
踐土之盟傳有下勞之説趙氏力排其誣以二十四
年天王出居于鄭之後未嘗歸于王城踐土即鄭地
天子久居于此何下勞之有乃傳于二十五年已記

王入于王城矣然無論王在王城王在鄭晉侯樹此大業蒙塵之主過自抑損遠而勞之亦情也禮也趙子嘗謂不書王子虎以尊王室全伯功熊氏以為妄且曰安知子虎之與盟乎然傳明載鄭伯傅王王享醴命尹氏王子虎盟于王庭則左氏不誣也不書王子虎者此大臣殊也翟泉不諱盟王人然已諱公矣趙氏又言即在鄭地不可言下勞然天子遣使臣不論躬親遣使皆可言下必以往来道路辨其非下者

泥也此時王即入于王城而亂孽未除尚非平定晉
侯同盟未會聲勢尚孤王嘉晉功親臨下勞晉作宫
踐土以徯帝輦既盟之後同朝王所其事本末如此
殊無所礙周王向在行閒不為屈體晉侯約盟朝王
亦無失節其不書下勞者殆以近故置之也不然即
修書天王賞功之命以彰中興盛事可矣
姜廷善曰按踐土臺在今滎澤縣西北予嘗分守河
南繇洛陽東經偃師鞏縣汜水滎澤凡三百餘里而

至其地襄王既于僖二十五年還入王城則由王城東出三百餘里至踐土下勞晉侯不為不遠諸傳未見明言第穀梁有此說而胡氏信之耳左氏但云晉侯自城濮還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以待王至獻楚捷于王當是晉侯勝楚之後作宮于踐土謀納王而因獻捷焉王自是合王子虎與諸侯盟始還王城取太叔于溫殺之于隰城而賜晉侯以陽樊溫原攢茅之田其後晉以溫為其所有地會諸侯于此請王出

而臨之因王講武而就朝蓋自嫌强大不敢擁衆入京以震驚宮闕此則再煩王出是實事是兩番事西亭辯疑以為河陽乃王還王城所必繇之道故因便講武而諸侯就朝因納王若然則須過河北復還河南始可入于王城非便道矣殆王孫未嘗出外不知所當經行與否而意想以為當然爾今從其踐土納王之説而于温河陽則仍從諸傳然諸傳以為召王亦非也

陳侯如會

劉侍讀曰如會聞會自至也孫明復曰来不及盟也

公朝于王所

姜廷善曰王将還入王城因晉獻捷受諸侯之朝諸侯因王在而朝道理當然無所不可穀梁以為非其所者非也天王以王室有難而出居于外即就諸侯之朝而動以為非然則勤王之義廢而凡為大君者亦難矣此決非春秋之旨也

鄧元錫曰朝王所非所矣而書朝正名也朝列國書如不與其朝也如京師亦曰如不曰朝不成其為朝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趙氏曰初成公之出晉立叔武于衛踐土之盟所謂衛子是也今衛侯復歸所謂衛子者何以置之哉不殺則廢矣夫衛子非簒也晉實立之故凡諸侯在喪未踰年則稱子以其未踰年不敢君也踐土之會叔武

非在喪亦以衛子書衛子蓋迫于晉命而攝衛政實不敢君以待衛侯之反也則衛子亦所謂賢者歟衛侯書復歸則國逆之非外納之矣國逆之是衛子之意也衛侯入而不察以為衛子簒也故殺之夫衛子者乃隱公而衛成即桓公也以遜而得逆以賢而得罪此聖人于叔武書子以見其遜且賢于衛侯書名以見其逆且有罪也其義蓋已著矣

王樵氏曰按如左氏之言則殺叔武者顓犬也而非

衛侯之意知其無罪而哭之即誅顓犬亦足以自白矣元咺復何訴乎吾觀衛侯在外則殺元咺之子返國則已盟而先入是皆有忌叔武之心顓犬之徒蓋探旨承意者耳其使二人為前驅前驅云者即漢人清宮誅少帝之意也歸罪顓犬猶以彭生除之之謂也枕之股而哭之隨殺顓犬蓋欲以此欺晉而免其討次必殺元咺以滅口而不料元咺之覺而先奔也晉侯所以疾衛侯之深蓋以叔武也而後儒皆以為

偏信元咺之訴否則又謂以不禮之舊怨妄矣

陳侯款卒

王氏曰陳既與楚而踐土之盟穆公獨後會期其薄於弔贈無疑曹共公背殯出會諸侯于温遂圍許明年春還又即會翟泉則陳穆公之葬不會賓主皆有所不暇也

秋杞伯姬来

公子遂如齊

高忠憲曰始平于齊也張洽氏曰杞伯姬來而入杞之怨釋公子遂如齊而取穀之憾解中國貴于伯權之立如此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温

左傳討不服也

杜氏曰討衛許也中國諸侯服楚而同圍宋者陳蔡鄭許也楚敗之後蔡鄭即從晉陳亦如會惟許不至

故討許衛侯既赦之復國矣猶欲討衛者元咺有訟也

秦與中國之會矣秦伯爵初皆稱人西周既替諸侯或即夷或僭號多不能從朝會紀綱之舊作春秋者懸微至鹹以漸進之陳共公稱子先君未葬例在九年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陳共公稱子降在鄭下陳懷公稱子在鄭上傳無義例蓋主會所次非襃貶也

秦與中國會始此

温即今温縣其驛今爲河陽驛云

晉侯下穀無齊侯

天王狩于河陽

左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

襄王出奔君綱不振晉侯創伯約友邦諸侯勤王復辟其心甚僞功甚大無可訾議狩于河陽者固自有說河陽地較寛衍可以聚會觀文公元年晉襄公朝

王于温溴梁之盟晉侯與諸侯宴于温可見一也太叔在温稱孤挾制當入其地掃除清明二也是時已會諸侯于温率其朝周未必同心三也列侯萬衆微弱之周難以供應四也自嫌強大擁兵驟入五也史記載冬晉侯會諸侯于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狩于河陽當日情形實是如此此一舉也使閶闟瑣尾之天子復睹車攻馬同之盛夫子書曰天王狩于河陽盖所以大晉侯之功

探其志而為之揚詡耳天子所在稱幸入必稱警出必稱蹕食必稱膳進必稱御狩于河陽立言自是如此左氏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又于其中推出當時之勢與夫子之心發此一段議論自少不得後儒泥之誅責晉文幾許罪惡亦過矣且其所言不可以訓蓋所以訓後人也猶禪受之藉為篡立征誅之藉為放伐也至于召之一字亦是立文如此晉侯即有召王之舉非遣官具表即面君口奏如後世之請駕幸

奉天駕幸成都者豈命一人呼之如小兒乎諸人又云晉侯不朝徒勤召集此又不通文理之説也爾時諸侯凡兩朝天子踐土之後公朝于王所温之後壬申公朝于王所春秋魯史也魯史書公朝則晉史亦必書文朝也魯史不得書他國事也晉侯闢周再造日月同朗而不理于後儒之口亦可悲矣胡傳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其意惟近時黄正憲氏得之蓋曰晉文藉齊秦以勝楚

又欲糾齊秦以納王故三國在温諸國渡河而北會之耳但襄王出奔五載綱紀蕩然人心蔑視則回鑾之際防範當嚴況頹叔之黨盡在滑雒間尤不可不備晉文乃命諸侯各整師徒為扈衛從行之計先于河陽蒐集訓練耀武揚威以振刷人心請天王大閱以觀戎備遂舉田獵如宣王會東都蒐狩講武故事于是史官據實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見晉文公先事謀始預戒不虞為勤王之大節而天子蒙塵之後復

覲會同大狩威儀矣聖人蓋有嘉與之意焉而可泥

左氏之説以沒人善乎李琪氏曰按晉杜預載晉汲

冢得古書科斗文字其紀篇有周襄王會諸侯于河

陽之文即春秋狩于河陽之書睹此則尊王之辭信

為仲尼特筆也然謂以之訓正天下則可以之譏貶

晉文則不可

程子曰晉文公欲率諸侯以朝王正也懼其不能故

譎以行之召王以就焉人獨見其召王之非而不見

其欲朝之本心是以譎而掩其正也

姜廷善曰按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為元咺所訟欲討衛又以温為王所賜地會諸侯于此以謀討貳而即欲王至其地一藉寵靈焉自嫌强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以地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而就之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書諸侯會温天王狩于河陽公朝王所若曰諸侯自相為會王因行狩而諸侯因相與

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侯兩無所嫌皆可紀也惟
主召而言故當為王諱又當為晉解不費幾許周旋
哉温主邑言河陽主方言大天子之狩故言方而不
定其地今温縣河陽驛其實温即河陽也

狩穀作守

壬申公朝于王所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
年如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外而得

書朝彼雖至京師而反書如者蓋此若書如則無以見天王就朝之實彼若書朝則無以見諸侯之不臣禮義各有在也彼書朝于伐秦之先此書朝于盟踐土之後者蓋彼不先書朝無以見朝王之為重此不後書朝無以見諱王之實義亦各有在也然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書如則不過彼適此之例矣亦微有分別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晉侯執衛侯者固以背同姓戕骨肉之故然而為臣執君終非伯討故稱人啖氏曰春秋時以强暴弱故執諸侯皆稱人亂辭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傳立公子瑕

國語晉侯執衛成公歸之于周請殺之王曰不可夫君臣無獄今元咺雖直不可聽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而叔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

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逆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逆
政余懼其無後也不然余何私于衛侯
王樵氏曰文公始治衛侯殺叔武之罪雖非盡出于
公然亦足以警意忌信讒殘害骨肉者且執以歸于
京師亦得討罪之禮乃春秋之意則若不與之何哉
豈非啓君臣之訟其所傷反多耶且雖歸之京師而
實專聽其獄囚諸深室使醫酖之皆晉侯之意未嘗
取舍決于天王而輕重付之公論也則安得而與之

哉故稱晉人受臣之訴以執其君同于以强暴弱執諸侯皆稱人之亂辭而不殊也曰歸之于京師者强致之之詞也且其君既坐其臣亦安得無問而縱釋元咺君囚臣歸復擅立君無禮如此而晉僭如也是可忍也哉

熊過氏曰惠王復周公忌父鄭復公父定叔宋復蕩意諸不書必挾外援以歸然後書其曰自晉譏在晉也君歸則身出而歸晉君出則晉奉而歸衛陳君舉

曰衛元咺復歸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胡傳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圍許按古者廵狩諸侯各朝于方嶽今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䟕土近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繼事之辭此會温之諸侯也遂圍許遂義繼會温之辭也温之會左氏無明文而杜氏謂討衛許蓋因此遂字生義

耳是也

季氏曰許自二十三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後因宋敗則又從楚圍宋雖踐土河陽距許甚近而天子在是亦弗之顧諸侯罷朝而即往圍之其義豈不正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十三年尚勤再伐亦不過得其救鄭及盟新城之二役而許竟終安楚守下矣伯威及人之淺固如是夫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庚寅○襄王二十一年

二十有九年○晉文五齊昭二衛成四蔡莊十五鄭文

四十二曹共二十二陳共公朔元年杞桓六宋成六

秦穆二十九楚成四十一

春介葛盧来

介未通魯而玆突如其来明年即有侵蕭之事豈欲

侵蕭先以結魯歟

公羊傳不言朝不能乎朝也朝者附庸朝屬國之稱

介非魯附庸故不言朝

介今萊州府高密縣西南

公至自圍許

前年書公朝于王所諸侯遂圍許不以王所致而致圍許亦猶成三年如京師會伐秦不以京師致而致伐秦王所京師不當至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傳公會王子虎晉狐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轅濤塗秦小子慭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

踐土之盟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于晉鄭之從晉心本不純許與鄭連許之從楚晉必疑鄭實主之故翟泉之盟欲以謀鄭此其情實也王臣在盟大臣殊而小臣不殊故王人同列

王樵氏曰盟不寒則不必尋也踐土之盟有齊宋蔡

鄭及後至之陳今齊宋陳蔡皆在而鄭獨不至鄭已怠于從晉矣文公于此盍亦姑自反乎衛既歸而後執曹納賂而後歸諸侯之不心服宜矣卒之圍許而竟不能服許圍鄭而竟不能得鄭故曰以力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

熊過氏曰雒陽城中有太倉其西南有水池焉斯翟泉也雒去王城二十里耳襄王復辟晉文慮羣小未安故為此盟盟以徵者則人不驚王子虎與諸大夫

與盟也則是盟也者晉侯慮事之周有關于天下之故矣左氏以為公會王子虎盟公羊傳會上有公字胡子遂以為諱公貶卿失經意矣然遂啓大夫交政及其甚也有君從臣盟若鄭伯及伯有衛侯及析朱鉏北宮喜者矣又其甚則臣逼君于盟若趙鞅盟于公宮者矣漸可畏哉秦後蔡班杜氏曰襄二十六年澶淵宋向戌列鄭下與此皆後會或然也春秋未遽進秦温之會秦且在邾下矣

趙子嘗曰翟泉之失與踐土不殊而書法不同者踐土乃晉文尊王定伯之始諸侯不可不序故沒王子不書以全大體而已翟泉王子又出會諸大夫以尋盟而魯君與焉故但書會使若微者會盟然為公諱也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左氏非知筆削之旨者知卿不當會公侯而不知大夫不可盟王子知大夫不書為有罪而不知公盟王臣為當諱也春秋于會外臣不諱唯盟則諱左

氏皆不能發例以是知內不書公同微者皆筆削之法襄王卒頃王新立王室無難而蘇子特盟魯侯豈非以晉方不足恃而强臣自出以盟諸侯乎夫諸侯事天子待盟而後信非所以示天下也故但書及使若微者受盟然而蘇子書爵以見實與踐土翟泉有伯主之日異也

會上公有公字

翟公作狄

秋大雨雹

冬介葛盧来

辛卯○襄王二十二年

三十年○晉文六齊昭三衛成五蔡莊十六鄭文四十

三曹共二十三陳共二杞桓七宋成七秦穆三十楚

成四十二

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左傳晉人侵鄭以攻其可攻與否狄聞晉之有鄭虞也遂侵齊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瑕立為君逾年矣今但曰公子者趙氏以瑕為元咺所立而自秉國權如未君故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在元咺下夫子書此以見公子瑕未嘗為君殺之非其罪也

高忠憲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衛侯在外而以累上

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兵莫憯于志故春秋誅意然則元咺訟君無罪與曰罪也不正名其罪而陰使人殺之誅之不以其罪也

王樵氏曰按令法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杖一百徒三年但誣者絞此可以定元咺之獄矣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賊殺其親則正之衞侯宜正此罪而當時王法不明伯討不正使大義反為私曲則文公不能無罪也君臣皆獄父子將獄是無上下也

而叔父聽之周王此數言者義理分明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故以外傳晉侯請殺衛侯而王不可推之則知必無使醫衍酖之之事晉侯雖鷙忍既不專殺之又豈陰行酖之哉納玉于王與晉侯皆十瑴此亦誣也當因侯孺貨筮史而賕飾之耳曹事容有之晉侯必不親受賂而釋衛侯也叔武君命奉之以受盟故稱衛子公子瑕乃元咺偽立之咺實自秉國權瑕固未如君春秋亦不與咺君之也瑕因咺而得誅故言

及趙子謂以君殺大夫之辭言之而反在元咺下以咺罪重于瑕也此言是也

元咺爲衛侯居守殺其子角不廢命咺亦無可議矣使其殺叔武之後出奔他國終身不視衛以識痛恨之心則純臣也然而咺不能也不然咺慷慨憤懣爲叔武請命告天子訴諸侯以伸匹夫之寃于天下子胥報父仇至發平王墓鞭其尸君臣之禮安在天下後世亦有哀其志而恕之者則咺可知也訟既勝矣

義既白矣然後仗節而死以明為臣訟君之罪咺亦豈不耿耿于天下乎復歸于衛立公子瑕則亂臣矣能辭春秋之筆哉

衛侯鄭歸于衛

叔武公子瑕雖死然衛有三君書名以辨其實也衛侯出奔楚不名自楚復歸于衛名名其復歸而奔楚自見也執衛侯不名歸于衛名名其歸衛而執衛侯自見也褒貶之義不在此也衛侯名曹伯襄同難者

亦不可不名以從同

晉人秦人圍鄭

左傳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于晉且貳于楚也燭之武見秦君秦伯悅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還

晉侯之出也鄭文公亦不禮焉故晉侯秦伯圍鄭秦多稱人晉亦從之稱人晉為私討亦可以人也

熊過氏曰晉軍函陵秦軍氾南各使微者圍鄭故稱

人也諸家謂晉侯秦伯貶稱人不知函陵氾南尚遠鄭都也秦叛夏盟與晉連兵之始且晉秦漸進初皆稱人人秦故亦人晉以屬辭苟非事係其君親之即身在行間亦不必目君也

王樵氏曰鄭貳于楚無乃晉德猶有所闕乃覬武不已既失之于鄭矣秦西州之勁國也齊桓之所不能致而晉以甥舅之好土壤之接得其同力以挫强楚此計之最得者也况穆公之賢可以義動晉不能以

信義固其親而嘗以詐諼啓其貳城濮之役齊秦之未肯戰無亦晉義之有未孚乃使宋陰賂之而激之使戰今與秦圍鄭而秦伯私與鄭盟蓋亾鄭以倍鄰闕秦以利晉晉之心人皆窺見之矣我信之不足而彼亦背我不難固其所也齊桓公不從鄭子華之請而鄭伯受盟今晉文公乃以鄭公子蘭從于伐鄭何以訓乎無怪乎秦伯之先叛而又何以責鄭爲也

介人侵蕭

蕭宋附庸國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高忠憲曰冢宰兼三公下聘葢非常之禮莫大之寵自春秋以來未之有也或以僖有兩朝王所之勤而報之與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並稱如皆以聘禮行也不書聘不許其聘也

壬辰○襄王二十三年

三十有一年○晉文七齊昭四衛成六蔡莊十七鄭文四十四曹共二十四陳共三杞桓八宋成八秦穆三十一楚成四十三

春取濟西田

左傳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

王樵氏曰濟西田不繫曹魯故田也汶陽田不繫齊亦魯故田也非吾田則繫國邾田是也漷東沂西田不繫國者承上伐邾文也言歸者其所欲也熊過氏

曰濟西之田蓋魯之田也濟水自滎陽東過魯之西至樂安入海故有魯濟齊濟鉅野之西為今東平東平西北為范皆濟西也今東平汶上縣與壽張故城接而濟水流經其西則為濟東故曰自洮以南轉于濟東皆魯濟矣東界魯北界齊南界曹其地逺魯今云濟西魯濟也宣元年齊人取濟西田至宣十年齊人歸我濟西田則濟西魯田而以為曹田左氏公羊之妄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書邾濟西苟曹田

也曷為不書曹哉晉執曹伯不應踰四年而始分其地趙伯循指傳妄是也且分曹田者晉人怒楚之譎謀令曹伯襄既反楚又已退雖宋人必不能保其賜也魯何為者而分曹田哉傳前後自乖亦不察于事情矣詩頌僖復周公之宇考僖年經無其事豈非即此為頌哉書法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同濟西汶陽皆魯舊地也

趙子嘗衍杜氏之説謂受之伯主故不係曹此過信

傳也宋大鼎係郜豈有實曹田而不書者哉然則于何取之取之乎齊魯之間閒田也

公子遂如晉

左傳拜曹田也

熊過氏曰言濟西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傳孟獻子曰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

三望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國內山川按楚昭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韓宣子謂子産曰寡君寢疾並走群望記曰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泰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又曰周公祀泰山召公為尸此並諸侯望祭之事

汪氏曰左傳家語皆云魯以啓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漢太初以前以啓蟄為正月中氣也然啖氏

謂以周之二月卜三月且辨穀梁以周之十二月卜正月非是今考宣三年成七年定十五年哀元年之改卜牛皆在正月蓋成王所賜止是祈穀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言卜起二月下旬而盡于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所言卜起十二月者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而明堂位注疏以孟春為周之正月郊特牲疏崔氏王氏用王肅之説又以

魯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祈穀皆因魯郊之非時而誤也聖證論引穀梁言魯止一郊或用子月或用寅月蓋魯郊非時或僭天子日至之期而失之太早或踰啓蟄之節則失之後時也或謂卜自建子之月而始又謂郊非祈農事則與程子冬祀圜丘春祈穀之説異矣

廬陵李氏曰魯之有郊何也程子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魯重祭也此主禮記明堂位及禮運等説

三傳皆同獨臨江劉氏以為成王周之盛王未必過賜故以為魯之有郊惠公請之引史記曰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角往公止之其後實為墨翟之學于魯陳氏用其說歷舉東遷以來秦襄祠西畤齊桓欲封禪晉郊鯀等事證謂此皆東遷之後禮且引定四年祝鮀舉成王命魯之詞不及郊祀等辯難甚至但史角事不知所出而祝鮀之言亦有備物典册語則又未敢以此而盡棄禮記諸書

也又曰郊之用卜何也古者大事皆決于卜公羊以為天子之郊常事則不卜魯郊非常是以卜之卜止于三吉則為凶則已左氏以為常禮不卜止卜牲與日按周祀五帝前期太宰帥執事而卜日則天子亦卜也但所卜者不過卜日與牲而已春秋所書亦卜日與牲也

廬陵李氏曰三望之異同何也說左氏者以為分野星及封内山川說公羊者以為泰山河海說穀梁者

以為海岱淮據三家皆不以三望為非禮止譏其舍郊而望此已失之況望乃祭山川之名何得以為分野之星若以三望為魯之封内魯所得祭則常事不書矣胡氏取公羊說以為泰山河海泰山魯所得祀河海非魯封内故不當祀然既曰魯視王室則殺故望止于三而又用朱長文之說曰禮天子有四望魯惟得祭泰山餘三望僭禮故書之則是魯祭泰山之外猶有三望之祭也與前說稍不合矣要之後說是

又曰三望書猶何也猶者可已之詞三傳皆合但諸傳皆以大禮之不舉為恨胡氏則獨以僣禮之未盡除為譏則詞雖同而意異矣胡氏說是蘇氏曰如此而猶如此者甚之之詞也不如此而猶如此者幸之之詞也此說發明二猶字甚佳但以猶三望為幸之之詞則失之矣

熊過氏曰周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歲首為郊百神受職矣三代不同周郊適與冬至同月非為迎長日

之至也日常用辛豈至皆辛哉周禮小祝司寇戎之事保郊祀于社薛尚書遠曰王安石兩讀者非據文郊社同墠也泰壇言三百步四周為澤宮魏儒劉芳言壇有四門門外有四郊觀覲禮大畧可見故逸周書曰設大社于周中當四周之中立大社即澤中方丘而圓其頂即地上圓丘也大司樂冬日至以陽聲召陽氣其律相繼故天神降夏日至以陰聲召陰氣其律相生故地祇出合為九變其律相合故人鬼格

此所謂大合樂非分祀也二至演樂則分陰陽以召驗之及祀天地配以后稷則同于大社乃坤順承天合同而化之義循中庸郊社事上帝之言薛氏是也魯之郊史角為惠公請也然曹劌諫觀社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則其有制而未嘗敢用也僖首舉之故魯頌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謂莊公之子明郊始于僖也

公羊曰泰山河海鄭康成以河不在魯境故以海岱及淮為徐州之境而魯之所祀杜氏以為分野之星國中山川孔氏疏曰魯于十二次降婁魯之分野其祭奎婁之神也臨江劉氏曰星辰民所瞻仰也山川民所取財用也

張洽氏曰按公羊之說必有所傳鄭氏恐臆說蓋天子四望故王雖令魯郊而止行祈穀之郊令魯得望祭而特比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與郊書之無異而書

曰猶書猶亦言不當望而猶望祭也如使魯望祭不出境則何為書三望而又加之曰猶若壬午猶繹之書乎故每于免牲不郊之下特書猶以譏之也

魯郊㴱議皆謂其冬至有事以僭天子也乃家語明載周有二郊一為長至之日大報天而主日一為啓蟄之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祭天之事春秋記郊者九在三月者皆不書蓋三月為夏之正月適啓蟄之時應當祈穀此正與六月大雩不書者同乃魯即

啓蟄之郊亦不敢主必待卜吉與否而後行事凡三卜四卜五卜不郊者四可証也然則魯郊原非僭禮可知矣僖公四月卜郊過時失禮故特書之以後八郊或在正月或在五月甚至在于九月皆與此同夫魯郊既非僭禮僖公三十一年以前何以不見豈盡皆得禮耶吕氏春秋與竹書記年俱載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周使史角諭止之至于僖公修政立國數從伯討沛然中興遂為望國故因緣前請而小

變天子之郊過飾諸侯之社作此一祭以為焜耀歟
夫為農祈穀公卿有田禄者莫不皆然豈以諸侯不
與祈穀一郊况傳載晉亦有郊何止于魯既非僭郊
而僖公三十一年以前絶不書者必有其故載考詩
述云僖公八年始用郊禘意前時魯本行郊以周王
諭止之後適值隱公攝位并常行郊禮亦不敢行也
又考史記魯世家成王乃命魯郊祭文王魯有天子
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則郊祭文王應或有之然

文廟在魯他無所據左傳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所岀王之廟也吳子壽夢卒臨于周廟則魯有文王之廟矣並識之以俟博雅君子覽觀焉

書郊之始

秋七月

左傳秋晉蒐于清原作五軍以禦狄趙衰爲卿

冬杞伯姬來求婦

高忠憲曰婦人與國事非禮也求婦者姑之辭也求

僖公女叔姬也是為杞桓公妻成公世叔姬之不終

其權輿於此歟

狄圍衛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卜年而遷蓋甯俞與謀焉衛成不自強而晉文莫之

救伯業替矣

季氏曰衛成公自歸國之後用甯俞以為政徙帝丘

以圖安氣象一新非復前日故三十年間國家安靖

則強于政治之效也而衛文公不能及矣孔子嘗稱甯俞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而說者以文公為有道成公為無道失指矣

熊過氏曰帝丘今開州滑縣東北七十五里古濮陽顓帝之墟故曰帝丘今淇縣西古朝歌衛都其左正受狄衝蓋狄在今真定府以南古中山連亘順德府平鄉縣本在衛北故徙東南帝丘以避之

于轂作於

癸巳○襄王二十四年

三十有二年○晉文八卒齊昭五衛成七蔡莊十八鄭文四十五卒曹共二十五陳共四杞桓九宋成九秦穆三十二楚成四十四

春王正月

左傳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文之志荒矣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作接

衛人侵狄

秋衛人及狄盟

左傳夏狄有亂衛人侵狄狄請平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李琪氏曰桓文雖並稱而文固非桓匹也桓公二十餘年蓄威養晦始能向楚文公一駕而城濮之功多于召陵桓公屢盟數會遅迴晚歲始會宰周公文公

再合而温之事敏于葵丘桓公終身與諸侯周旋會鄄失魯盟幽失衛首止失鄭葵丘失陳文公三會則大侯小伯莫敢不至其得諸侯又感乎桓公而曰文非桓匹何也文公之功多于桓公者罪亦多于桓公也事速就于桓公者義尤壊乎桓公也春秋不以功蓋罪不以事掩義不以名誣實此其非桓匹歟桓公得江黄而不用于伐楚文公則謂非致秦不可與楚爭楚抑而秦興矣此桓之所不肯爲也桓公會則不

邇三川盟則不加王人文公會畿內則抗矣盟子虎則悖矣此桓之所不敢為也桓公寧不得鄭不納子華懼其奬臣抑君不可以訓文公為元咺執衛侯則三綱五常于是廢矣此又桓之所不忍為也

甲午○襄王二十五年

三十有三年○晉襄公驩元年齊昭六衛成八蔡莊十九鄭穆公蘭元年曹共二十六陳共五杞桓十宋成十秦穆三十三楚成四十五

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杞子自鄭告秦以襲鄭蹇叔不可公辭焉鄭人知之使弦高犒有備滅滑而還

黄正憲氏曰秦雖係顓頊之後然棄禮義上首功未免西戎習氣自晉文藉其力以勝楚始與中國通盟會抑楚以興秦黨亦有拒虎進狼之意乎當其與晉圍鄭一聞燭之武亾鄭倍鄰闕秦利晉之說遂背晉而去已有與晉爭雄之心使杞子三人戍鄭鄭已在

此掌握中矣滑在河南偃師乃秦至鄭所經之道師經其國故曰入滑當是時使無弦高之計秦且得志于鄭而乘勝長驅諸侯必有再受其毒者幸而謀泄于滑師敗于殽此實秦兵不敢東下之一機而中國之大幸也然而秦晉相報仇殺者歴四五世于是晉之威力稍衰而楚得以復横矣

滑在偃師縣南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報二十九年公子遂之聘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晉文公未葬子墨衰絰以從戎晉于是始墨後人援此以為故典則晉侯實在行間矣宜稱子而稱人者貶之也論惠則秦有援立之功論義則秦有伐同姓之罪然背惠是真而仗義為假

趙子嘗曰此得已不已之事是也又謂子之以繼霸過矣

殽之師李琪氏曰晉襄公能繼文之統孝公之初宋有抑齊之志襄公之初秦懷駕晉之謀宋啟甗之爭秦尋殽之釁皆爭伯之端也孝公不能抗宋而襄公首能挫秦晉所以未失伯則殽之功當大書之與城濮等可也李氏之說蓋為人君繼世撫業禦侮處強者勸耳若以春秋之勢縱秦與縱楚一也君子之義還以貶之為正

胡氏曰荀殯逼葬冒喪起兵故晉侯稱人

姜廷善曰秦欲襲鄭而滅滑非晉門庭之寇也晉襄何得援伯禽故事以吉禮從金革乎屬辭專罪秦而不責晉非也或謂晉棄親為讐卒不競于楚以失秦殽之役為之專責晉亦非也

姜戎今陝州盧氏縣北連靈寶古虢略姜戎當在其處殽今陝州東硤石關杜註弘農澠池西晉河外虢畧東境之地晉在北戎在南故因秦入滑邀其歸也

敗秦下公無師字

癸巳葬晉文公

狄侵齊

左傳因晉喪也

吳氏曰三十年狄侵齊傳以謂間晉之有鄭虞此年狄侵齊傳以為因晉喪狄未嘗無畏晉之心也晉縱狄而莫之攘是為可罪焉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公作叢穀作訾樓邾地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傳以報升陘之役

晉人敗狄于箕

左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

熊過氏曰人謂郤缺也稱人者未為卿傳曰郤缺獲白狄子也季明德以為今廣平北鼓肥之狄非白狄

非也箕晉地今太原太谷縣東三十里古城邑縣南狄至是蓋深入矣陳君舉曰中國敗夷狄不書如隱九年鄭人大敗戎師閔二年虢公敗犬戎之類唯晉特書之特書晉者晉帥天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前年狄侵齊去年狄侵衛而不能救于是伐晉蓋僅而後勝之也以是為盟主病矣

傳稱晉侯敗狄于箕人未必指郤缺也晉襄公箕殽二役衰絰行師聖人以其與得已不得已者不同故

畧而稱人然君臣民恒稱人若以二役為褒則骰為
繼伯箕為攘夷可矣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傳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左傳即安也
李琪氏曰棄夏盟而即楚則有從楚之罪先晉室而
後周則無敬君之節須句之功不足掩升陘之辱取

穀之師不足以洗至鄗之恥此僖之所以不得為全賢也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王樵氏曰隕霜二此年不殺草定元年殺菽穀梁云未可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重謂菽輕為草輕者不死則重者可知

高忠憲曰季友受費而季孫氏始公孫茲帥師而叔孫氏始公孫敖帥師而孟孫氏始三桓之盛自僖公

始文公以闇弱繼之卒以專會咎徵已先著矣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傳討其貳于楚也

許從楚最堅雖晉文伯業方盛而温會翟泉盟皆不能致其來即以諸侯圍之猶然弗服蓋深信楚之可恃也伐許固宜趙子嘗以為非序者過矣

僖公列國本末

惠王將廢太子鄭而立帶故齊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惠王怨齊至令鄭文公叛齊以從楚殊足笑也惠王崩于僖公八年襄王惡太叔帶之難不發喪而告于齊于是八年有洮之會然子帶召揚拒泉皐伊雒之戎伐京師入王城遂奔齊秦晉且伐戎以救之齊桓圖伯前不討頹今不討帶且使管夷吾平戎于王隰朋平戎于晉使仲孫湫聘于周言王子帶何耶至十六年以

戎難戎周抑末矣二十年王以富辰之言召叔帶豈奉之自齊乎二十四年王以狄伐鄭取櫟狄女隗后與子帶通被廢狄師攻王天王出于氾太叔以隗氏居于温于是告魯告晉告秦秦欲師于河上納王而獨不告齊而果知齊之媢帶也二十五年晉侯辭秦師以二師逆王殺太叔而周室復寧

魯自三年公子遂如齊涖盟而繼好益堅召陵葵丘等會無不與焉至十年十三年十五年公皆如齊善鄰事

伯魯國以安是年與十六年于匡之會以救徐于淮之會以謀徐皆以從齊也于是齊桓公卒立君不定魯亦有救齊之師宋襄公妄行伯政鹿上之盟盂之會魯俱不與楚使宜申獻捷盂脇而誘之二十一年僖公同盟于薄以釋宋公楚似歸德于魯以堅其服從矣洮向二盟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齊以盟主自任討是二盟二十六年兩伐魯然僖公何至不競令公子遂如楚乞師伐齊取穀哉楚令申公叔侯戍穀而魯以公子買

與有事焉楚又會諸侯圍宋是時魯業從楚晉為宋伐楚仗義執言魯又難違晉不得已以不卒戍刺買既以謝楚又以媚晉僖公至此亦已餒矣踐土之盟黽勉奔赴公之顏面安在以後翟泉河陽無不與會至三十年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三十一年又如晉始以聘禮事晉矣是年魯始記郊用郊自僖公始

齊桓公之入僖公也救邢聶北城衛楚丘為第一舉元之會檉蓋謀楚也二三年楚兩侵鄭齊固思所以救之

矣江黄二國近楚得之可以導我可以孤楚二年有貫之盟三年有陽穀之會于是以蔡為兵端四年侵蔡遂伐楚次于陘所謂召陵之師也陳蔡皆鄰楚朝夕急其不敢背楚勢也蔡已被兵且不必計陳侯身與召陵而心不能不畏楚于是借轅濤塗以為兵端是年秋摟江黄伐陳冬又同魯宋六國侵陳蓋攝陳正以威楚也五年首止之會以定世子而外攘夷内匡國矣然近楚之國舍陳蔡即鄭鄭亦不敢背楚况王心愠首止之舉誘

鄭從楚以逃齊六年齊合諸侯伐鄭圍新城楚人圍許以救鄭七年齊又伐鄭鄭殺申侯以悅齊甯毋之盟亦以謀鄭也八年盟洮而鄭伯乞盟陳鄭服王室安于是九年會于葵丘尋盟申禁五伯為盛焉然夷狄為中國患者戎狄更甚救邢城衛之後八年狄伐晉十年狄滅温入王圻矣此時齊桓應先首狄而是年與許同伐北戎似單治戎不暇治狄也十三年狄又侵衛矣鹹之會其以謀狄乎十四年緣陵之城傳以為遷杞其實為衛

備狄也衛方有備狄即侵鄭其如狄何哉楚既已滅黄

又以黄姻故滅弦而舒楚與國也三年徐人取舒楚寧

忌之十五年伐徐齊會諸侯于牡丘以救徐救之不暢

伐楚與國之屬以洩其憤而徐竟為楚敗于婁林葢桓

公是時耄矣十六年淮之會傳以淮夷病鄫謀鄫也實

以為徐也十七年伐英滅項洩憤于與國猶厲志也樹

子未定為謀不臧五公子爭國齊大亂十八年宋曹衛

邾伐齊宋屬孝公衛屬無虧也于是鄭伯以其隙朝于

楚矣邢狄伐衛矣宋襄公且思繼伯矣獨以狄固入衛者乃攘臂救齊楚人固仇齊者乃借陳作會以修好十八年而齊且與狄同盟為邢謀衛不亦悲哉孝公非宋不立楚好非真宋盟難背少不知事二十三年圍宋伐緡不義甚矣而且以盟主自居二十五年侵魯西鄙又伐北鄙蓋以魯衛莒兩會洮向為私盟也然魯不競而乞楚師伐齊以取穀亦可憐矣二十七年齊孝公卒昭公立而晉文公與齊于城濮之戰踐土之盟溫之會翟

泉之盟無所不與昭公之初為二十八年魯令公子遂如齊三十三年齊使國歸父來聘以報之是冬公亦如齊而齊魯之好復通

晉自二年以滅下陽始見經五年殺申生九年獻公卒奚齊卓子相繼被弒秦納惠公不終其好十五年與晉戰于韓獲惠公是年即歸十七年太子圉為質于秦二十二年逃歸二十三年惠公卒二十四年秦伯納重耳二月入于曲沃使殺懷公于高梁是為文公二十七年

楚合陳蔡鄭許圍宋宋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于是焉在矣楚始得曹而新婚于衛晉伐曹衛以致楚師之救使宋賂齊秦藉之告楚晉乃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而又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楚不得不戰而楚師敗晉文公一戰而伯于是為王宮于踐土天王狩于河陽赫然與葵丘爭烈焉許不與踐土之盟遂與諸侯圍許許與鄭連許之從楚晉疑鄭主之二十九年復有翟泉之盟謀伐鄭踐土河陽

鄭俱在今年何以謀伐鄭明年何以與秦人伐鄭夫謂鄭終當從楚不得不為是伐以攝之殆與齊桓伐陳同一作用矣三十一年魯使公子遂如晉三十二年傳載楚鬬章請平于晉晉陽處父報之晉楚始通晉文之志荒矣十二月文公卒襄公繼起亦是錚錚先是三十年秦晉之圍鄭也秦聽燭之武私與鄭盟而還于是秦人入滑杞子以襲鄭告秦伯謀潛師取鄭曲誠在秦然在晉非門庭之寇也襄公新立爭先處强縗墨從戎敗秦

于轂李琪氏謂齊孝公不能繼桓之業殊非撑達而豔稱轂功與城濮等是亦一説也然晉自後與秦交兵歷四五世不解此役使然豈哉至攘狄一事尤為晉功葢齊桓于卻戎有餘而于攘狄不足救邢城衛不過一逐狄人已耳狄九年伐晉十年滅温十三年侵衛而齊桓僅一合鹹以謀之城緣陵以備之未嘗以一矢及狄蠢已狄又侵鄭矣至十七年桓公卒後妟自矜大以師救齊且以伐衛齊孝公僝孺子也二十年且與之盟邢救

衛歡然壇坫然其十八年之侵衛如故也二十四年之伐鄭如故也齊昭公卒而三十年狄又侵齊矣三十年狄圍衛且迫其遷帝丘矣三十二年與衛盟矣三十三年又侵齊矣是當日之屢尋干戈未有如狄之甚者也秋伐晉及箕郤缺獲白狄子狄縱橫爲患四十年箕之一敗始足吐氣豈文公之遺靈襄公之勝筭哉

救邢之役宋亦與焉召陵首止葵丘外無會不與無戰不從自齊桓公卒以前止十五年伐曹曰討莊十四年

之舊怨也然宋自啟疆耳其為舊怨也遠矣齊桓以孝公屬宋伐齊戰甗固所當然乃執滕子虐鄫子伐鄭以挑楚會曹南鹿上以求諸侯二十一年會盂一執為天下笑于泓敗績傷足而死悲夫齊侯忘其大德間泓之敗伐宋圍緡何無義也二十四年宋成公立明年殺其大夫蓋討不力于泓者二十六年楚伐宋圍緡二十七年楚同陳蔡鄭許圍宋暴宋已甚于是晉文公藉為取威定伯之資約齊秦伐曹衛以救宋宋仇得以稍洩而

晉伯成

僖二年齊桓公封衛功同再造而文公自此至齊桓没年勤王定交之事無役不與矣獨十三年狄侵衛十八年邢人狄人伐衛十九年衛人伐邢二十一年狄侵衛狄欺齊桓没屢伐中國而邢以同姓助狄伐衛二十五年衛滅邢亦世俗報復之常也是年衛侯燬卒成公立當是時齊衛各非舊君世好已絶魯與衛莒為洮向二盟而齊人兩侵魯以其私盟也二十六年衛人為魯伐

齊以報之衛于是附楚二十八年楚敗城濮衛侯懼而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受盟于晉踐土之盟衛子與焉蓋叔武也是年六月衛侯自楚復歸于衛先驅殺叔武元咺訟之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三十年釋衛侯周顓治壄先殺元咺公子瑕而衛侯入三十一年狄圍衛遷于帝丘以避之次年衛侵狄衛與狄盟

齊桓公心虞陳終從楚既借濤塗以伐陳十九年齊桓已卒齊之盟陳穆公已借此結楚矣二十三年楚人伐

陳取焦夷城頓而還左氏以為討其貳于宋恐未是宋公曹南之盟伐鄭之役陳皆不與會盂執宋公盟薄釋宋公陳皆從楚未見其貳于宋也齊桓心疑陳從晉伐之楚人心疑陳貳宋亦伐之處大國之間而皆以腹誹被誅兩姑之間難為婦矣頓逼于陳出奔楚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二十七年陳與楚圍宋晉文公有城濮之戰踐土之盟陳侯如會温與翟泉陳皆與焉末年與晉鄭伐許討許之貳于楚矣

元年楚人伐鄭以其即齊故也二年楚人侵鄭三年楚人伐鄭四年鄭從齊伐楚次于陘首止之盟為周王所誘逃歸不盟于是六年齊有新城之圍楚人圍許以救之七年齊人伐鄭鄭殺申侯以說于齊甯毋之盟世子華請去洩氏孔氏子人氏以為成管仲不可而止八年洮之盟鄭伯乞盟自是鄭無不從齊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二年三月鄭伯如楚宋公同衛許滕伐之泓之戰宋公以亡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二十七年鄭從楚

圍宋晉合齊秦以圖之城濮之戰楚敗而晉與踐土及温鄭復從晉然鄭終虞楚而有貳心二十九年踐土之盟謀伐鄭也三十年晉與秦圍鄭秦伯私與鄭盟而歸三十二年鄭文公卒晉文公亦卒秦穆公聽杞子之言潛師伐鄭晉襄公新立處强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墨縗從事敗秦于殽

杞伯姬于五年來朝其子以托魯也是年德公卒魯不弔伯姬所朝之子終身不敢朝魯十四年齊桓城緣陵

傳謂遷杞二十三年杞子卒二十七年杞子來朝其弟
桓公也二傳俱曰用夷禮故曰子秋公子遂入杞責無
禮也然魯人所謂不共無禮者直以玉帛之將不備耳
二十八年杞伯姬來伯姬拳拳相夫托子當其身國且
見破僖公號賢君且不念姑姊妹况其他乎至僖末年
伯姬又來求婦于是以女叔姬歸杞而伯姬之卒亦不
弔
魯之所欲者邾也元年敗邾于偃夫人遜邾為之逋藪

故伐之左傳未得其實下文即敗莒師可見蓋邾匿夫人莒匿慶父相比為奸者也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雖出宋令何其虐也邾人滅須句二十二年魯伐邾取須句因成風也升陘之戰為邾所敗辱甚矣僖公末年伐邾取訾婁以報之

六年夏小邾子來朝

元年救邢邢遷夷儀城邢皆齊桓存亾國一大事也

五年公孫茲如牟

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十五年季姬歸于鄫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

十九年宋執滕子嬰齊

十九年梁亡

二十年郜子来朝

二十年鄭人入滑三十三年秦人入滑

二十年楚人伐隨

二十五年十一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二十六年正

月公會莒子衛甯向盟于向

二十六年楚人滅䕫以䕫子歸

二十九年春介葛盧来冬介葛盧来三十年秋介人侵蕭

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五年晉人執虞公

二年齊盟江黄于貫三年齊盟江黄于陽穀四年魯及江人黄人伐陳楚人滅弦弦子奔黄十一年楚人伐黄

十二年楚人滅黄

四年許男新臣卒六年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十年從齊伐北戎

二十六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三年徐人取舒三月諸侯之師救徐七月齊師伐厲十五年楚人伐徐諸侯之大夫救徐七月齊師曹師伐厲所以救徐也楚人敗徐于婁林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所以報婁林也滅項

春秋辯義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辯義卷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沈孫璉

給事中臣溫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楘

謄錄監生臣官懋弼

春秋辯義卷十七　　明　卓爾康　撰

文公一

乙未○襄王二十六年

元年○晉襄二年齊昭七年衛成九年蔡莊二十年鄭穆十二年曹共二十七年陳共六年杞桓十一年宋成十一年秦穆三十四年楚成四十六年弒

春王正月公即位

改元一節說者不同熊過氏曰殷則于王崩之年嗣君改元太甲以二十五月而即吉仲壬之末年遂稱元年矣按伊訓之言曰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則太甲入廟其文甚明而說者乃曰告奉太甲之事而已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在者在廟是太甲于廟已臨羣臣有古者王朝覲諸侯于廟之禮聽者聽其政耳冢宰平時亦聽之但喪則聽之不以告君也又其柩前之位即始死之位喪大記

記國君初死之禮云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初死之時卽别適庶或疑古經十二卷公即位爲公即立以諸侯受王命而立不得稱即位位文譌多人亦誣矣葬蔡平公蔡太子朱失位魯人知其不終孟子曰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然則攝告廟臨羣臣非也孔子言百官總已以聽冢宰而後賢并欲攝告廟臨羣臣其亦不察書義矣又何疑于康王哉吕伋之

逆正柩前之位其出應門之外與諸侯出廟門俟文正相接烏有攝禮哉蘇氏疑其冕服為失禮而不知凶服之不可入廟且其借黻裳而不易麻冕則亦未純吉矣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

以奉嗣王祇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先君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己私服也

林曰先儒皆以春秋君薨嗣子踰年即位為正非也不知聖人所書正以譏非禮且啓禍亂之門也在禮天子崩七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稱王以示天下之有主也諸侯薨五日而殯既殯嗣子即位以示一國

之有公也觀書顧命及康王之誥曰乙丑王崩齊侯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癸酉王麻冕黼裳既尸天子太保畢公率四方諸侯執壤奠羣公既已聽命相揖遜而出王釋冕反喪服此嗣君即位之常禮也

汪氏曰文定及九峰蔡氏皆以即位之事冢宰攝告廟攝臨羣臣朱子則以他事可攝即位不可攝而又謂嗣君以先君之喪為已私服其意蓋欲權一時之

宜如借吉之例以繼世正統而三年之服不可廢也
竊詳春秋以前必有攝告廟臨羣臣之禮故孔子言
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三年而書有伊尹祠于
先王之文茍太甲涖政則伊尹不得祠先王矣然春
秋諸侯皆踰年朝廟改元而命大夫聘問鄰國或以
吉服躬涖會盟侵伐之事漢以後則不待踰年而即
位矣賈誼謂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豈古者典
禮素明紀綱素定而大臣之攝即位不致生變歟國

君即位之禮後世雖無傳然昭公十年諸侯之大夫葬晉平公既葬諸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襄三十一年子産相鄭伯如晉晉侯以魯襄公之喪未之見則春秋諸侯喪禮猶未盡廢也

蘇子由曰莊襄未葬而子般子野卒其稱名未踰年也文成定之即位也僖宣昭皆未葬其稱公以即位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而未葬則

名不可以踰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而稱公以即位也其非即位則雖踰年不稱公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不稱王命是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曰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天子大夫故不名諸侯之葬天子使大夫會焉禮也

季氏曰襄王當為世子時位幾危矣而僖公附齊桓盟首止以定之為天子時位既失矣而僖公會晉侯盟踐土以復之此所以德于魯而不忘也故當其存也則使宰周公来報其朝及其沒也則使叔服来會其葬錫命文公以及其子賵葬成風以及其親襄王之于魯厚亦至矣文公親被寵榮略無感激送死之禮不周奔喪之使尋復必致毛伯来求金而後使得臣繼往其負義不忠如此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天王使毛伯来錫公命

錫命者命爲諸侯也禮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于王王乃于廟命之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灌甫曰僖公從齊桓晉文有攘夷尊周之功襄王念其子文公特錫之命亦衰周所僅見第文公尚未免喪又未入朝王即使毛伯錫以諸侯之命非也禮有受命無来

錫命公羊之說得之然苟有此亦已足矣

汪氏曰諸侯之嫡子必誓于王以為世子及其君薨必告于王王遣使省其終事遂命世子嗣為諸侯三年喪畢乃以士服入京師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黼冕之服與命圭合瑞于是服之以歸設奠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春秋諸侯立世子既不誓于王及其嗣位又不請命于京師王不能罪因而命之兩失之矣公羊以錫命

為加服劉氏辨其非或者謂命為諸侯非賜服并文定之説為疑夫黼冕圭璧乃所以命為諸侯也葢天王之錫命有以始立而錫命者有以有功而錫命者有既没而追命之者此年毛伯錫命及虢公命曲沃武公為晉侯召武公賜晉惠公命皆始立而賜命者也召伯廖賜齊桓公命尹氏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文公皆以其有功而錫命者也榮叔錫桓公命及成簡公追命衛襄公皆既死而追命之者也若召

伯之賜成公命則始立未賜命歴八年而後命之耳劉定公之賜齊靈公命雖非有功王將娶于齊故以私恩命之也春秋之書錫命莫非譏耳苟謂諸侯不往拜命為貶而天王之錫命無責則曷為不待其來見而命之哉

廬陵李氏曰王錫命說已見莊三年此條據杜氏以為諸侯初即位天子賜以命圭如侯執信圭之類公羊以為賜以命服以晉惠初立王賜之命而晉侯受

王惰證之則杜氏得之晉武公以請命于王而詩人有子之衣安且吉之辭證之則公羊亦得之故胡氏取禮經黼冕圭璧之說然後其義始備

晉侯伐衛

左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温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

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王氏箋義曰衛成怨晉文執歸京師故季年不朝而且侵其鄰國鄭示不從盟主也襄公嗣位欲修伯業先以衛侯之罪告于諸侯復聽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乃命大夫伐衛取其戚田諸侯于是畏威復歸于晉昔齊桓公卒五公子爭立伯業遂廢今襄公克纘父功繼為盟主首能威服諸侯故春秋書曰晉侯伐衛責之也

此先且居胥臣伐衛而書晉侯說者以此證獻戎捷為非齊侯非也蓋襄公告于諸侯已稱晉侯起師矣及南陽乃用先且居之言朝王于温而令二臣伐衛不得再告故承書晉侯耳

叔孫得臣如京師

拜錫命也

衛人伐晉

左氏衛孔達帥師伐晉大夫將猶稱人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晉侯疆戚田故敖會之內大夫始特會諸侯也

前此魯未有大夫自會諸侯者僭實始此

戚衛邑今開州古頓丘地

此大夫專會諸侯之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蘇子由曰頵成王也商臣稱世子而頵稱君者君之

于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稱世子明其親也稱君

明其尊也商臣之于尊親盡矣

頓公穀作髡

公孫敖如齊

左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忠信卑讓之道也

趙子常曰諸侯世相朝禮也繼世之朝必三年喪畢朝于天子而後及諸侯今未禫而公孫敖聘齊非禮也戚會西結晉今東結齊大夫之專甚矣三桓之張

皆文之世也

丙申○襄王二十七年

二年○晉襄三齊昭八衛成十蔡莊二十一鄭穆三曹共二十八陳共七杞桓十二宋成十二秦穆三十五

楚穆王商臣元年

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秦雖以怨興師其師尚未出境晉襄出其不虞逆而敗之

左傳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秦伯猶用孟明

孟明增修國政

彭衙秦地今同州彭衙縣

丁丑作僖公主

書不時也

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烝嘗禘

于太廟公羊傳虞主用桑練主用栗

汪氏曰左氏云卒哭而祔服氏云造木主立几筵焉

特祀在寢三年喪畢遭烝嘗乃于廟鄭氏又云唯祔與練祭在廟祭訖主反于寢其大祥與禫祭其主自然在寢祭之榖梁謂吉主于練于練焉壊廟則待練而始祔今考檀弓云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竊謂祔廟則當吉祭苟卒哭而遷廟遽用吉祭不近人情故文定取榖梁言練祭易栗主而後祔廟也

何氏曰期年練祭埋虞主于兩階之間易用栗也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謚之

黄正憲氏曰按主者以栗木為之所以刻謚而依神者也葬而後有謚始死未謚亦未作主但以木為重而竪之以主其神迨既葬返虞之後始作主刻謚而徹重埋之檀弓曰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重徹焉是已虞之明日舉卒哭祭告神將祔廟是為吉祭以哀殺故稱吉也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

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是已當祔時復設祭于祖父之廟以妥神而告祔是為祔祭祔祭畢奉新主還主處自後凡宗廟四時之常祀新主皆遷祭于廟祭已復寢而練祥禫除之特祀仍于寢焉行之以終孝子三年之愛至喪畢而後新主始遷入廟杜元凱以為三年喪終則遷入于廟疏云新主既特祀于寢而其餘宗廟四時常祀自如舊不廢也王制曰喪三年不祭蓋凶服不可入宗廟則使人攝可也但未卒哭

之前則宜暫廢宗廟數月之祭耳何也新主未祔生事未終則不可以易先君時高曾祖考之稱故祔必以卒哭為常者恐宗廟徹祭之久也夫主以刻謚依神則孝子思其親而不見見主即見親也神所憑依從一而終寧忍復易公羊氏乃云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兩主也夫殷練而祔周卒哭而祔經書作僖公主正卒哭而祔時事也而曰練主豈周時而用殷禮耶若虞也卒哭也祔也皆在旬日之内何所見而用

栗數數更易使神之不憚煩也如謂栗主堅久所以便藏則虞後卒哭之主何不即用栗而用桑以致驟易耶且杜氏又曰主者殷人以栢周人以栗則殷練祔者始未必用桑而況周以卒哭祔者始乃用桑耶公羊兩主之說不足據明矣孔穎達謂左氏惟言祔而作主主一而已非虞練所作諒哉然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僖公之薨至是十有五月而始作主者何哉左氏公羊皆云譏不時穀梁云喪主于虞吉

主于練譏其後也則又同公羊兩主之說不惟眛于時王之制且失春秋之旨矣夫孔子善殷之練祔以不急于鬼其親也今僖主作于練祥之後已過殷祔三月矣反以其後而譏之耶大抵文公以閔公為僖公弟而位次居先因欲升僖于閔上以便祫祭而國是難協遲遲始決而作主之期亦遷延至十五月之久觀去冬不祫今既作主祔廟遂于八月大事太廟躋僖公可知矣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乙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

趙子常曰齊晉伯業盛時未嘗使諸侯受盟于其國魯閔公襄公童子侯也桓公出盟閔于落姑悼公出盟襄于長樗不敢以非禮加于列國也魯君如伯國受盟自文公始而晉襄怒其不朝使其大夫盟公以

恥之卿不會公侯而况于盟乎况于受盟乎晉卑諸
侯甚矣故及處父盟不書公而公如晉并没不書若
深諱其事者處父不稱族又以别于来尋盟大夫傳
曰以厭之也桓氏曰惡處父也抑以晉為失宗諸侯
之道矣

熊氏以及為微者公不行也别一説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左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

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

熊過氏曰垂隴何為為伐秦也左氏誤以為伐衛伐衛則嗣是不書而冬伐秦者正垂隴之大夫也司空士縠士蔿子以官為氏晉卿也左疏因成二年司空亞旅受一命服證司空非卿夫縠以世官氏曰士以舊官舉曰司空安知其不繇司空超為執政乎唊叔佐稱既命之卿書名是已其後處父士縠卒以專權

見殺其端微矣哉

晉衛交伐何懼而求成且衛不預盟何從而執違左氏之言誣矣

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

穀穀作縠垂隴公穀作垂斂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僖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夫十月不雨引領而望曰庶幾其雨乎及春

不雨也公憂之故書正月不雨夏復然公憂之故書

四月不雨至六月令雨矣而公喜可知也故書六月

雨書法之詳而公心之勤可寫矣若此時不雨共八

月天甚旱民甚焦而文公不憂也故以一語總之謹

識其時如此而已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此年大事稱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爲禘李廉曰戎祀

皆國之大事季氏將有事于顓臾此以兵事爲有事

也天子有事于文武此以祭祀為有事也故春秋書大祫為大事書禴祠烝嘗為有事此年大事祫也宣八年有事禴也昭十五年有事烝也此皆于祭無譏故不書祭名其郊禘大雩皆書祭名者祭之僭也烝嘗有書祭名者祭之失也此年大事為祫公穀皆同杜氏以為禘者非也李氏說僅矣未盡也祫者合也合祭之名也祫非祭名援古可證予別有書公穀不知其解以此為祫祭固非即以有事為禴為烝亦非

也有事者止祭一廟以事而特舉大有事者合祭羣廟以事而大享皆非正祭之名也詩序將躋僖公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作頌

灌甫曰閔僖父子之說左公穀胡氏皆以僖繼閔而立猶子之繼父故傳以昭穆祖父為喻固無可疑矣范甯不從其說乃以祖為莊親為僖謂文公以僖居莊之上楊士勛辨之巳是但左氏正義曰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閔僖本同為穆但閔當在僖上今升

僖于閔故云逆祀此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弟相代即異昭穆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為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毀矣理必不然故杜氏只以為位次之逆不以為昭穆之異甚得

陸粲氏曰先師太常錢公曰按左氏以閔之為君也僖實為臣僖之位當在閔下故首以子不先父明之其下又雜引孫不先祖稷不先帝姊不先姑皆所以明臣不得先君之意初非有所謂祖禰昭穆之云也

至公穀或以昭穆言之而胡氏遂併述左氏以為證謂兄終弟及與父死子繼世次惟一而不知左氏之説不然也或曰君臣猶父子也僖甞臣于閔而又繼其位獨不可以父子言乎曰是固然也然遂以兄弟為父子而使昭穆異焉則又紊倫序之常損世次之數矣豈理也哉故謂閔僖如父子也則可謂閔僖為父子也則不可王文恪公曰大事于太廟升僖于閔之上是以臣而加君故春秋書躋以譏之而非父子

昭穆之謂也故范甯引舊説曰以昭穆父祖為喻孔穎達曰閔僖不得為父子同為穆耳升僖先閔是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今謂閔祖而僖父是以兄而父乎弟也而可乎禮兄弟不相為後蓋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天秩之次不可易也商人自陽甲至小乙兄弟相承者四世如各為一世而祧則小乙之祀不及其父矣唐之穆宗宣宗皆憲宗之子如各為一世而祧則懿宗之祭不及高祖矣吾

以是知其必不然也晉賀循之議曰殷之盤庚不叙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昭穆父子位也若兄弟滿輒毀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于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哉温嶠亦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曾非禮文若一廟自為一世則禰有不祭是庶人之不若也故自晉及唐以来凡終弟及其禮無弗然者亦可見人心之所安天倫之不可紊矣曰兄弟一世則聞命矣其祭也猶同一室乎各自為室乎曰亦同

一廟而已禮兄弟共食則雖四世三世一廟可也同位異坐前代皆然曰同位異坐其次也如之何曰是有君臣之先後焉而年之長幼有不得論若世之同堂異室以西為上者亦庶乎其可也

郝仲輿曰傳曰禮無不順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懈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非也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公廟設于私家繇三

桓始用自成王以王禮祀周公其後嗣郊天禘祖夫子傷之故修春秋世儒不達春秋之義以宋郊為天子之事守本傳祖帝乙之意宋後殷而鄭非後周也并以祖厲王為上祖世遂謂諸侯大夫都家皆有祖王廟若是則魯郊禘非僭而周公不為衰矣魯頌誇誕季孫行父史克從臾為之夫子刪魯風存魯頌即詩亡之意非以魯頌為有禮也諸侯祀天祖天子至亡等也而以先尊後親為禮曾是丘明而謬若此與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

春秋自成襄以前大夫將恒稱人趙子常所謂政在諸侯義不繫于大夫是也陳君舉以為縣救鄭之後略之始稱人非矣至于專使特遣則不得不書名故楚稱屈完晉稱處父又不得拘于此法也如衆國同舉不能立異如曹無大夫而書公子首陳君不當人

而從宋稱人附庸小國之君如郳儀父輩從人則人從子則子亦有忽而置之稱人亦有遠而略之稱人不可一法盡也此年四國稱人當繇晉舍楚弒君之罪不討而從事于秦窮兵結怨故忽而置之然六月垂隴之盟為伐秦而此即垂隴大夫自是一事再見之例也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

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虚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娶者大吉也其為吉者主于已以為有人心焉者宜于此變矣

董仲舒氏曰春秋之論事莫重乎志今娶必納幣納幣之月在喪分故謂之喪娶也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雖從俗而不能終猶宜未平于心今全無悼遠之志反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甚疾也

公羊仲舒之言如此固儒者禮法之言不可易也然

文公之幣僅不滿二十五月而成婚則遠在四十一
月納幣差蚤成婚甚遲則特書納幣未必盡以喪娶
也春秋既以差蚤之納幣致譏寧不以甚遲之成婚
貫罪乎此蓋是以出姜故詳其末故記其本也
趙子常曰納幣致女使卿行皆非禮納幣史不書使
卿則書之杜氏曰成公逆夫人最為得禮而無納幣
者文闕絶也蓋不知此義
丁酉○襄王二十八年

三年〇晉襄四齊昭九衛成十一蔡莊二十二鄭穆四

曹共二十九陳共八杞桓十三宋成十三秦穆三十

六楚穆二

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

沈潰

左傳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于楚也

熊過氏曰商臣之弑其君在元年冬矣已閱歲時伯

主置而不問乃憪然聲鐘鼓于荆豫之閒以伐其與

國是師也失其輕重無名甚矣而謂無貶何哉或曰何以見其貶曰屬辭比事焉見之矣吕仲木言諸卿稱人以示貶其義是也其事非也春秋外大夫將者自陽處父外恒稱人非皆貶也據左氏稱諸侯之師則本非命卿吕氏之言明于義而暗于類例也

此去垂隴之盟半年耳衛在行閒伐沈則垂隴之盟非為伐衛熊氏之言益可信也

沈今汝寧府汝水南汝陽縣即沈地

夏五月王子虎卒

左傳王叔文公卒赴弔如同盟禮也

翟泉之盟卒王子虎臯鼬之盟卒劉卷舍是王臣無卒者矣不稱爵必不應稱爵者熊氏以左氏稱文公而謂有爵或者又因其有爵不稱爵而謂其以外交貶春秋之時安得無外交乎二說皆未盡也

廬陵李氏曰後十四年星孛之變又載叔服之言則與王子虎分明兩人矣啖子陳氏亦以公穀爲非不

知胡氏何据且胡氏于星孛之下又引叔服之言則亦不以左氏爲非矣不知何不照應如此

秦人伐晉

左傳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

秦伯而稱人春秋于秦楚未有純與或始而稱國稱人或終而稱國稱人無定辭也秦自韓原不以爵見于經至康公而遂狄之杜元凱曰晉恥不出以微者

告非也秦伯此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左氏豔稱之後世遂列秦穆于五伯而夫子書春秋曰秦人伐晉而已掀天功業若毫無事然至于書載秦誓舉列國偏善而續之于二帝三王之後又何其赫奕焜燿也善無小功無大一言之善功莫大焉一念之悔善莫大焉

仁山金氏曰按秦誓秦穆公晩年悔過之書也左氏

記秦晉之故甚詳而不記作誓之事書序誤以為敗
殽還之作惟史記繫于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蓋穆公
自是不復東征矣
郝仲輿曰孟明三敗博一勝得不補亾而是役也晉
堅壁清野秦師空還何足以雪三敗之恥穆公稱伯
在定夷吾納重耳之時不待取王官之後矣豈孟明
之功與
鍾伯敬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秦計固必勝晉而晉

亦不當復勝秦矣晉人不出處之亦自高封殽尸而還使秦勝而晉不見其敗持功守威人知秦之勝晉而不知晉之妙于待秦也又曰敗于滑而用孟明人所能也敗于彭衙又用之人所不能也不以成敗論英雄古今惟秦穆一人

秋楚人圍江

左傳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冬公如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晉人懼其無禮于公也請改盟熊氏曰非也懼無禮何不改盟地乎魯于二年微者已盟處父喪畢則親受盟于晉君其自託于晉甚矣此說是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左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

胡傳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于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之師于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屯戍守禦之衆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兵方城之外楚必震恐而江圍自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强國豈能

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春秋記事書其故者甚少此書以救江者何也晉襄公興師不討楚弑君之罪而區區以救江伐楚舍其大而事其細矣夫書其故者必有故也灌甫曰伐不目事此目事者以見晉襄失先後緩急之義是也王樵氏曰襄公屢戰勝秦不勝滿溢又欲勤遠略以為名本畏楚兵之强不敢徑趨江之城下乃揚聲伐楚

救江偏師涉其境而不敢入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無異于秦兵出關而五國之師皆遯走也既不能救江又不能伐楚亦可笑矣杜預謂子朱者伐江之師也聞晉師起而解江圍夫四年楚滅江江圍何嘗解也楚勢方張豈為晉師一闖其境而即解去乎蓋陽處父之徒藉口以退師猶夾泜誑子上之故智耳襄公實無制楚憂諸夏之心故僅遣偏師以塞責胡氏乃議其宜合諸侯以秦甲出武關以齊兵略陳

蔡而南是時秦方為怨耦豈所能合然使襄公有真志而務其實則亦無頼于秦也

公穀無以字

戊戌○襄王二十九年

四年○晉襄五齊昭十衛成十二蔡莊二十三鄭穆五曹共三十陳共九杞桓十四宋成十四秦穆三十七楚穆三

春公至自晉

左傳晉人歸孔達于衛衛侯如晉拜

夏逆婦姜于齊

春秋一經書夫人惟此年最略左氏以賤逆之公羊曰娶乎大夫也穀梁曰禮成乎齊也熊氏曰夫人加氏字便于言爾今既曰婦姜故不必言氏季徳明言其族黨不從若衆媵然故不氏亦不字胡子曰方逆也而已成為婦蓋禫制未終而納幣故原意誅之夫穆姜齊姜不稱婦乎今謂誅意則宣元年穆姜是矣

齊姜歸成在十四年而稱婦是可爲喪娶乎出姜以祖姑成風姑聲姜穆姜以敬嬴齊姜以穆姜其甍葬經皆有日月可考也謂譏婦可乎趙伯循曰有姑義可施于至而不施于逆特以公自逆成禮于齊耳夫君舉必書此豈常事可略哉故婦者非有所貶亦非公逆也陳君舉曰有成風則出姜不氏有敬嬴則穆姜不氏所以别嫡姑也而趙子常信之尤爲不道夫可以貶妻子可以貶母乎婦者有姑之辭熊氏辯駁

極詳惟曰稱婦姜故不言夫人則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氏又何說乎蓋婦姜加夫人者尊之之辭也成十四年之夫人蓋因僑如生也此年左氏以賤逆者是為得之僑如命卿故可以至夫人從僑如稱夫人是以命卿當夫人也賤逆者不可以至夫人從姑止稱婦姜是以姑當婦也其義似無出此矣

狄侵齊

汪克寬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以晉襄無

攘却之謀而齊伯不紹故也

秋楚人滅江

黃正憲氏曰按江本服楚自齊桓倡伯始服中國楚之圍江仍欲其背華從楚而已未必滅也江之滅蓋自陽處父之救速之晉賈虛名江受實禍何不幸哉

晉侯伐秦

左傳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

郝仲輿曰報王官之役君子曰晉襄公之于秦已甚

矣厥考受施不為不厚文嬴歸晉穆姬歸秦兩君之好不為不戚背父之德違母之親而以斂怨豈人情哉覆于殽勝于彭衙取汪三施而一報猶謂不平乎其求之無已也

王樵氏曰按春秋有只據經文不待觀傳而其本末自可見者如楚人圍江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狄侵齊楚人滅江晉侯伐秦晉坐視荆楚之横而不救江之遂滅而不恥乃興師親將而以伐秦此其義

至分明者也秦納文公城濮之戰攘楚又同力焉秦之徳于晉也大矣私與鄭盟秦伯之小過晉文公既隱諱之而不欲言矣追秦滑師以襲鄭機洩不果而還晉乃邀而敗之于殽此秦人莫大之恨也秦自取王官封殽尸之後見伐不復報此秦晉曲直之辨秦之負晉也小晉之負秦也大秦悔過而晉不悔過使有明主聽之必不易斯言矣秦自殽之敗怨晉而即楚故穀梁曰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

陳君舉曰楚之伯秦之力也自滅庸以後秦爲楚役矣陸粲氏曰胡傳晉人三敗秦師見報乃常情耳而穆公濟河焚舟則貶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至結怨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于常情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夫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信乎此求其說而不可得從而爲之辭非聖人之心也聖人之心猶權衡焉錙銖無所偏重前乎此者鄭伯克段于鄢

傳曰專目鄭伯罪在伯也吾惡知今之伯爵晉侯也非專目之詞乎後此者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傳曰此趙盾也闢義能徙故為之諱吾惡知今之人秦伯也非諱詞乎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矣惟其有時而窮也是故求其說而不可得從而為之辭

衛侯使甯俞來聘

吳氏曰按左氏所載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

公獨不朝又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旣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衛圍戚取之衛不服罪而孔達敢伐伯主其明年晉會諸侯于垂隴將伐衛幸得陳侯為之請成執孔達以說于晉而衛遂得免于伐自孔達遭執之後甯俞代之為政至次年春衛從晉伐沈自此衛服伯主而無事矣至次年春晉遂歸孔達其夏衛侯朝晉至秋而来聘魯焉事大睦鄰以安社稷或者皆出甯俞之謀也夫子稱其知可及者蓋以此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隱公之喪桓母猶有疑焉是故別廟也祔姑稱夫人

伉然如夫人則自文公之喪成風始也

熊過氏曰妾不為夫人也防愛奪也妾母之為夫人

也蓋推人子之情也周禮元妃沒則以媵為繼室繼

室之禮攝女君繼室先右媵其立子也亦然其母故

妾也魯嫡夫人薨乃推尊妾母惟定公夫人未薨故

姒氏不得推尊也然其子立者則復不然晉杜班在

第二以偪姑生襄公故讓而上之公羊子曰母以子貴此言未必非也而儒者不達從而非訕之胡氏之說春秋曰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夫繼室以媵聖人之所許也繼室則共承宗祀非賤矣生以貴假之而沒以賤治之可乎王子有母死者其傅為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于已夫王子之不喪其母聖人之法也而孟子許之胡子又曰庶子為君為其母無服按儀禮喪服傳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

此名服也施于庶母耳非為其所生母也謂其所生無服非深于禮者也禮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唯君所服則其君非無服也謂其無服者非深于禮者也古者父在而服母則其情常詘以其有所厭也無所厭其情常伸矣厭父而已于嫡母無所厭也故曰君之所不服子亦有不敢服也儀禮庶子為父後者為母緦註曰君卒為母大功乃謂之無服乎又其祔也妾

祔于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中一以上是祔高妾祖姑矣夫妾至玄孫而猶有可祔之主謂聖人不緣人情乎穀梁子曰禮庶子為君為其母築宫其言是也于子祭于孫止非也苟于孫止後之妾母將何所祔哉故公羊子之意未必非也昔商人之頌祖德有長發禘祭之詩也其詩曰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有娀嚳之次妃也按祭法殷人禘嚳今禘詩乃及于有娀而不稱元妃明殷禘及于嚳與有娀耳聖人之不以

為非禮也次妃可以大禘則與元妃何異乎奈何其謂妾母不可為夫人也周無嚳廟而有姜嫄之宫周禮大司樂蓋舞大濩以享先妣非謂夫嚳既與禘嚳妃本多故别祀其親者如商之有娀不以元妃之故耶在禮喪服小記祖姑有三人則祔于親者蓋其遺意也然則書夫人小君春秋無譏乎春秋治名實之書經世之大法也吳楚之王僭也經未嘗以王書懼名實之亂也今之書夫人小君而不懼名實之亂是

仲尼緣人子之情以志禮之變而無譏也或曰並后匹嫡古何以禁之乎曰鄭之突忽衛之衎剽皆兩君也奚翅其恐名實之亂也若夫人繼室存沒自別出入之際春秋必異其辭以辨之嫌也亦豈若生存並后之意哉今之妾母稱夫人小君不異辭故知春秋緣人子之情書禮之變而無所譏也哀公欲以公子荆之母為夫人宗人釁夏曰以妾為夫人無其禮則妾母為夫人之始其有司必損益舊文以行之苟無

其禮其宗人豈無持釁夏之說者而傳不一言及之哉亂嫡庶大惡也春秋之法内大惡諱今而無諱明人子之尊其母以為至情非惡也然則聖人之制禮果未嘗拂于人之情也矣孟子曰諸侯之禮吾未之學嗚呼安得古諸侯之禮以證同然之情也哉

已亥○襄王三十年

五年○晉襄六齊昭十一衛成十三蔡莊二十四鄭穆六曹共三十一陳共十杞桓十五宋成十五秦穆三

十八楚穆四

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趙氏曰公穀皆云兼之非禮也據禮含賵襚止一人兼行耳若每事須一人則罄王朝之臣不足以充喪禮之使也

灌甫曰此天子厚禮諸侯之妾母其義自明傳謂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榮叔歸含且賵而王不書天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

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為正名分可乎

熊過氏曰雜記含者執璧將命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唐孔氏曰含襚者所以昭喪盡恩示其有禮而已既葬猶尚致之不必濟用天子與鄰國莫不道路長遠赴者猶尚不到責其未殯而來此是禮之不通也

何氏曰天子以珠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高忠憲曰仲子之宮羽數特異蓋不祔于姑猶有辨焉至是有二夫人祔廟矣自成風始也

王使召伯來會葬

季氏曰召召公奭之後采地本在岐周召公封燕其後有留佐周室者以邑為氏至平王時別于東都受

采伯字天子大夫也此與甘棠詩稱召伯者不同蓋彼實召公封爲燕伯故云爾此召伯當與毛伯同例杜元凱以伯爲爵非矣

召穀作毛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傳鄀貳于楚

季氏曰秦自僖三十三年入滑將以窺東諸侯窺東

諸侯而不得至是入都又以窺楚也使非晉以勍敵迫居其東則其肆行豈在楚下哉聖人書此葢有經世之慮矣

高氏曰鄀微國秦以其叛而入之後爲楚所併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强去郢而都于鄀

季氏曰杜元凱曰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國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又曰商密鄀別邑南鄉丹水縣也今按南陽府南陽縣南一百里有南鄉城鄧州内鄉縣

西南一百二十里有丹水城内鄉縣即蔡所遷之白羽其本名爲析亦鄀别邑也今鄖陽府上津縣與内鄉相界處置析川縣屬鄧州然則今之上津其即切近古之鄀國者乎其後遷于南郡鄀縣則鄭漁仲所謂襄陽府宜城縣西南有鄀亭山是也而秦人入鄀時則尚在商密不然則宜城距商密且九百里秦人豈能越境而遠至其地乎

鄀今襄陽府上津縣

秋楚人滅六

六人叛楚即東夷楚滅之又滅蓼皆臯陶後

六今廬州舒城縣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春秋辯義卷十三